

灵魂自述

寇挥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新势力丛书 ·



灵魂自述

寇挥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新势力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自述/寇挥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21-4807-3

I. ①灵… II. ①寇…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427 号

责任编辑: 肖海鸥

封面设计: 钱 祯

灵魂自述

寇 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7,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07-3/I · 3758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

黑夜孩魂	1
灵魂自述	25
北京之夜	65
亡魂回乡记	79
白影	107
文物水	127
出生	129
昔王、新妻及其朋友	141
捕杀“大记忆”	157
梦里一生	179
伯邑考	187
女树	203
马车	217
篝火晚会	269
村精	293
变虎	325
附录：荒诞背景下的存在探幽/孟改正	335

黑夜孩魂

我已经七个多月大了。我在我娘的肚子里。我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是个女孩。我知道这很不好,意味着更多的不幸。我要是个男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幽怨了。我将随着我的母亲一起嫁出去。母亲把我带在肚子里一起出嫁。这很叫人难为情。太羞人了。我要是个男孩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是不是人?我这种样子是不是能称作人,我的心里还没有底。我将跟着我母亲一起嫁出去,那种糊涂虫会以为我也出嫁了。我还没有来到人世就跟随母亲一起出嫁了。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摊到我头上?

我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我也听不见。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比如说触摸呀、嗅呀什么的。可我就是知道。我知道肚子外面发生着些什么。我朦朦胧胧知道。我就像沉睡在远方天边的神,即便我没有耳朵眼睛,没有七窍五官,可我就是能够知道世间的事。我感觉到我仿佛不是躺在母亲的肚子里,而是躺在天边的云霞里。我俯瞰着世间万物。那只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的游离。即使这种感觉也是可疑的。我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我就是知道,就是知道。这就够了。

我知道我的母亲还不到十六岁。她十五岁零八个月。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他们会说我母亲虚岁十六,实岁十五。这儿是渭河平原。平原上生活着千千万万秦人的后代,腔调厚重的关中农民。我母亲生活在那个名叫黄堡的小镇上——就是大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描写的那个镇子。我的母亲名叫素芳。柳青写了我的母亲,可他却忽略了她肚子里的我。看来,这个大作家没有把我当人看待。在他的意识里,我不是《创业史》里的人物。我居然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我依旧在渭河平原上游荡。我的冤魂是不会散去的。

我的母亲请求她的母亲不要把她嫁给几十里外蛤蟆滩的那个憨拴拴,她说他的年龄太大了。我的外婆说,傻女子,你不懂。咱们现在脸黑了,就得说脸黑了的话。拴拴虽然年龄大,可他憨呀。咱要的就是憨。灵光的人,咱可斗不过。拴拴的爹是个瞎子,这就更好了,到时候还不是你说了算?乖女子,你就不会吃亏了。我能理解我外婆的话。她不管我母亲肚子里的我是怎么来的。她不管。她不想追查这件事。她大概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大。我的外公是个瘾君子,整个家产都给他吸得变成灰了。他不会有什么话好说的。他巴不得我母亲嫁出去。家里少了一个人吃饭,省出来的饭钱,外公可以把它直接卷成卷儿冒烟儿。我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的另外一半是谁的?《创业史》里有过详细的交代。我宁愿当瞎子,也不想把那样的交代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有兴趣,就翻翻柳青的书。那本书至少因为写到了我的出身——就因为这一点也是应该读一读的。里面没有写我的母亲是如何嫁到贫穷的蛤蟆滩的。那是个村子吗?既然是人居住的村落,为什么要起名蛤蟆滩呢?敢情那儿是蛤蟆的天地吧。我母亲是脸黑了的人,可想而知,

她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她不可能像其他的姑娘那样结婚,操办酒席,请客邀友,呼朋引类,好不热闹,好不张扬。我母亲是悄悄来到蛤蟆滩的。就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我的母亲来到了蛤蟆滩。我的母亲的脸色既然黑了,那么我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呀?多么难听的词呀:脸黑了!白白净净的十六岁姑娘的脸怎么会黑呢?我的母亲素芳长得蛮漂亮的。可她的脸黑了。一张白净的脸全让黑灰给抹黑了。不是上台唱戏,可她的脸就是黑了。那是谁都看不见的黑。那种黑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瞎子老汉的心里。瞎子老汉虽然看不见什么,可他能看见他的心。他的心里的世界是明亮的。在他的心里的世界里,我母亲的脸色一定是黑得没法再要了。他把那种对黑的感觉传导给他的儿子拴拴。这是两个光棍汉,一个老光棍和一个半老的光棍。拴拴虽然还没有结过婚,年龄也只有他爹的少一半,可他看起来也像个老汉了。长年的光棍生涯把他折磨得过于苍老了。他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好像有五十岁。拴拴的娘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不太清楚。我的母亲和我就这样嫁到两个光棍汉的家里。他们是穷人。穷倒也没什么,有个地方住,有饭吃,不饿肚子,能活下去,也就不挑剔什么了。这不是问题。我外婆家也不富,外公把那么多家产都吸成烟和灰了,我外婆也没有把他赶出家门。穷不是问题。穷并不要命。我的十六岁的小母亲呵,你为什么要带着我出嫁呢?你难道不能把我生到娘家以后再出嫁?我抱怨我的母亲,可我的母亲又向谁抱怨呢?我的母亲的脸色黑了,我的脸就更不用提了。

蛤蟆滩,蛤蟆滩,只有蛤蟆没有人。人不如蛤蟆啊!

我是注定不能活着降生人世上的。我与瞎子老汉、拴拴一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永远不会叫拴拴爹的,也不会叫瞎子老汉

一声爷爷。本来就不是嘛。况且，他们把我看作他们的耻辱，根本不允许我见到一线阳光。他们把我妈妈娶过去后，首先要解决掉的就是我。我的母亲有什么能力保护我呢？她连她自己都保护不了。谁来救我呀！

我到了魔窟一样的地方。我母亲带着我出嫁，蛤蟆滩就变成了魔窟。我的生命的魔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救我。黄堡镇上我的外婆一家对我也爱莫能助。她早早把我母亲嫁出去，目的只有一个。蛤蟆滩是我的葬身之地。这座贫穷的村庄，人们像蛤蟆一样繁衍生息。人们把这样的年月叫做五十年代。我影影忽忽地对蛤蟆滩有了一种画面感。我能感觉出村庄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有一个老汉每天早晨都在村道上拾牛粪。人们把他叫做梁三老汉，他的儿子就是梁生宝。实际上，梁生宝不是他的亲儿子。梁生宝的妈妈是在他还没长成大小伙子的时候带着他一起嫁到梁三老汉家的。生宝母子讨饭，流浪到了蛤蟆滩。生宝是多么幸运……

我觉得很痛。我知道我母亲又在挨打了。她没有能力反抗。她也没有反抗。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她那样的年龄，连自己的生死都主宰不了，她想到我了吗？她的心里流泪了吗？她恨我的亲生父亲吗？他引诱了她，可他为什么不娶她呢？他敢娶她吗？他早吓得逃之夭夭了。他逃得慢一点，恐怕连命都没有了。我母亲的妈妈绝对不会允许我母亲嫁给他的。他没有家，没有房子，几乎什么都没有。拴拴即使再穷，还是有房子住，有饭吃，有地种。再说，把我母亲嫁到偏远的蛤蟆滩，还有着更加重要的考虑。

我的母亲在哭泣。首先疼的是她。她的皮肉在外面，首当其冲。打她的不是一个人。瞎子老汉在临阵指挥。拴拴和他爹两个

大男人在打我的妈妈和我。看起来还满公平的,二对二,两男对两女。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妈妈肚子里的我是男是女。我的十六岁的妈妈会想那样的问题吗?她心里说“我的可怜的孩子”了没有?她还是孩子,她会替别的孩子想吗?她的身体虽然成熟了,是成人了,可她的心理依旧还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她在亟需爱护的时期却遭到了残忍的毒打。瞎子老汉脑子里有他的道理。他不单单是要把我打下来,他是要把我的妈妈当牲口一样驯教。他认为我的妈妈是个野姑娘,他叫拴拴把她的野性子打掉,彻底铲除掉。拴拴并不是用手掌和拳头打,他拿的是一根粗粗的顶门棍儿。他打他家的牲口也舍不得用这么粗的棍子打。但他的目的也不是要把我妈妈打死。他们只是要把我打下来。我妈妈是他们家最好的牲口,他们只是要把她调教得听话、柔顺,比一头牲口更驯服。

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呀!我才生长了七个月,我不能让我的生命就这样终止。任何生命只能活一次。所有的物质都想变成生命,变成生命的机会少得可怜。我是幸运的物质,我变成了生命,可他们要人为地剥夺我的生命权。我怎么办啊?我向什么控诉?我向谁控告?这样的杀人就不算杀人吗?拴拴和瞎子老汉就不算杀人犯吗?肚子里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肚子里的生命就没有生命的权利吗?

看来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人要我了,谁都不希望我活。我的母亲的哭泣声里包含着什么样的成分呢?有为我哭泣的成分吗?她想到我了吗?她为什么不逃走?她为什么要嫁到瞎子家里呢?她要活,她要吃饭,她要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她为什么不跑到荒山野岭上去呢?那儿有的是山洞。并不是每个山洞都叫野兽占领着。她总能够找到一个她住的洞的。她为什么不学学人家白毛女

呢？白毛女肚子里的娃儿还是逼死了她爹的黄世仁的种呢。她的仇人的种。黄世仁要娶新老婆了，打算害她，她跑了。她跑过了一条大河，把一只鞋掉到了河边。黄世仁的帮凶以为她淹死了。她在山洞里生下了孩子。那个孩子是多么幸运呀，妈妈虽然变成了白毛女，可她却在妈妈的艰辛抚育下活着。她偷庙里的供献给她的孩子吃。我的妈妈是软弱的。她没有白毛女那样的坚强，也不会有活着的我了……

谁也没有想到我母亲肚子里的胎会这么结实，拴拴和瞎子老汉没有料到，我母亲也没有。原因在我。我要活，我一定要活，天地万物，大千世界，宇宙银河，它们只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不拼命保护我生存的权力，是说过去的。我紧紧地抓住母亲的子宫，我还没有成熟，我这样一个没有成熟的胎儿是无法在外面的那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的。拴拴在他瞎子老爹的唆使下，不断地向我的妈妈下毒手。拴拴简直就不是人，他连野兽都不如。他压在我母亲的肚子上，把一根尖利的武器插了进去……从那以后，我母亲的肚子就疼了起来。不间断的疼痛折磨着她。瞎子老汉的计谋成功了，他教给他儿子的这一招阴损毒辣，捣毁了我的生命之巢。胎盘扭曲卷折了起来，剥离了子宫——我的生命的源泉再也不能给我供应养料了，我已经与母亲断开了，惟一相连的器官被恶人破坏了。生命的源泉枯了，我还如何活下去呀？子宫不再是生命的圣殿，它正在把我挤压出去。我的妈妈小产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我拖着脐带，拖着曾经从我的妈妈身体里给我输送营养的一种肉质的管子来到这个世界。管子的那一头还依旧在我的妈妈的肚子里。我赤身裸体，我一丝不挂，我赤条条到了这个世界。我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我是受诅

咒的人。没有人给我准备衣服。这个世界是多么冷呀！我没有哭。我的肺无法扩张开。没有人替我剪断脐带，我的呼吸器官无法工作。和母亲的世界断离不开，也就无法与新世界建立关系。新世界的空气，特别是那里面的生命之氧气不供应给我。我极度地缺氧。我睁开了眼睛。我看见了瞎子老汉。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瞎子。这个瞎子六十多岁了，可他却像壮年人一样强壮。我看到的第二个人是拴拴。我知道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呢？他没有瞎子高大。他的样子有些畏缩。我听见瞎子说：怕什么，怕！

我虽然还不足月，可我毕竟在我母亲的子宫里孕育成长了七个月了。我的个头尽管很小，可我还活着。我不是已经胎死腹中的婴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活着。我相信我这种情况，如果得到很好的养育，我是能够活下去的。

我看见了给我生命的人。我的妈妈。她躺在地上。她的身体下面铺着麦秸。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是躺在硬地上的，他们连一把麦草都不舍得给我。冰冷的大地呀，你要直接把我裹入你的怀抱吗？我的妈妈昏迷过去了。她在黑暗的世界里看不见我。我是没有希望了。我多么希望她能醒来。但她依旧死了一样，无声无息。冰冷的大地把它所有的寒冷通过我的背传导进了我的身体。我的热腾腾的身体渐渐变凉。我刚才还在里面生活的世界是多么温暖，又是多么柔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棉被都无法与它相比。坚硬的土地，你难道需要一个婴儿的身体温暖你吗？

我听见瞎子老汉说拴拴把那东西拽出来。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还活着，最后的生命之气还在我的身体里游荡。拴拴双手抓住脐带，他用力拽着。他拽出了一个圆盘状的东西。他的双手沾满了猩红的血。这种情况下，我的血会反流过去，通过我的生命

的管道,把我生命里的血全部浇洒到大地上。大地仿佛一个嗜血的巨兽,我的那点儿血恐怕连它的牙齿都染不红。它是那么贪婪,再小的机会也不会放过。我必须为我的惟一的生命拼搏。只有一次,我连拼搏的第二次机会都不会有,即使大地再存在一万万年,也不会有。我怎么可能轻易就闭上我的眼呢?我必须闭合我的脐带。他们不结扎它,我不能让这样的险恶用心成功。我知道我的血不会通过脐带喋血大地了。我与母亲给予我的生命摇篮断离了,于是,我和这个寒冷的世界接通了,生命之气进入我的身体,我的肺扩张开了,我在呼吸,我能够呼吸了!虽说这股气是如此冰冷,好像划伤了我的身体,我的气管,我的肺。我感到如此疼痛,冰冷的气流冰川一般划过大地——但我迅速地适应了它,我把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起来了,我把冰冷变得温暖。气体经过我的鼻子的过滤,经过鼻腔的暖化,到达我身体深处的时候,它已经接近于我的身体的温度了。我的生命可以延续了,可我的意识却更加可怕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似乎整个世界的冷酷都集中到了瞎子和他的儿子这两个人身上。更叫我惊恐的是我昏迷的母亲。她在生下我之前遭到了恶毒的惩戒,她的昏迷恐怕是毒打的直接后果。她像一具尸体!这就是我的十六岁的母亲素芳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不能不哭。那不是哭,那是呼喊,是控诉。我的哭声虽说非常微弱,可那毕竟是我发出的声音呀!是我对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是我对这个世界打的招呼吗?我向谁打招呼呢?我可以说,你好,世界!我可以这样问候它吗?我早已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我面前的两个人正虎视眈眈地瞪着我。瞎子虽然看不见我,可他就像用真正的眼睛盯着我。我躺在大地上。从母亲身体

里流淌出的血水漫过来，濡湿了它。我的身体沾上了泥污。我的赤净的身体已被玷污。大地的泥泞仿佛泥浆沼泽正在把我陷进无望的深渊。

……要说一个人最狼狈的时候，恐怕除了死的时刻，也就是刚刚生下来这个时刻了。尤其是像我这种样子，脐带的另一端拖着自己的生命源泉，彙胞。这儿的人都这么叫它。几千上万万年来，它就叫那样的名字。就像树木发彙、庄稼分彙一样，我也是从彙胞里发出的生命之苗。或者庄稼人所说的是那个作彙的彙，或者是这个“业”，那是指前世的报应什么的。前世作了什么彙，今世就会遭什么罪。我前世到底作了什么彙呢？

我拖着那样一个我不再需要的东西，它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累赘呀！对我这么个不足月的人来说，它不啻一个庞然大物。我躺在大地上，羊水濡烂了大地。那是我的生命之水，我曾经就在那里浮游，吞吐着那种流体。它是我的生命的海洋，我在那里面生长发育。如今，它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它救不了我。它显得太过于渺小，浑厚的大地吞没了它。它渗到大地里面去了。大地把它无情地吸干了。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呀？我望着黧黑的屋梁，梁间布满了蜘蛛网。灰尘锈结成毛刺状的绳索，从顶上垂落下来，晃晃悠悠，仿佛春天的柳絮。墙下有一座土炕。那种用泥土盘垒的“床”。我的妈妈连睡在那样的“床”上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像牲口一样睡在铺了麦草的地上。牲口就是这样下崽子的。

还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是一种反复把什么东西磨碎的声音。除了从我母亲身体里发出的气味外，还有一种强烈的气味。那种气味是从房子后面飘过来的。我看不见。我躺在大

地上,我没有办法进行观察。这个新世界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能懂得的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我感觉到房子后面有响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无疑是一种活着的东西。难道还有另外的人?什么人?是人吗?如果真是人的话,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来阻止瞎子父子的所作所为?而且连话都不说一句。难道是哑巴吗?是瞎子老汉的什么人?

我听见瞎子老汉说,孽胞拉出来了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严厉:你还愣着干什么?我看见拴拴瞅瞅他爹,一脸的茫然。

瞎子说,不能叫它哭!恶狠狠地。这么哭可不成。

我想瞎子不会知道我是个女孩还是男孩。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我仍旧在哭着。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标志呀!既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不能不以我的哭声进行宣告。其他的表达方式,我一个都不会。我只会哭。

瞎子老汉说,把它堵住!

拴拴说,啥?

瞎子老汉说,你个聋子!

拴拴明白了。他的脸上充满惊恐。瞎子老汉唠唠叨叨说,我就知道你是个没用的。你连这么一点“下茬”的事都不敢,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呢。

瞎子老汉蹲下身子,他的手模摸索索伸向了我。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呀!他手上的皮仿佛鱼鳞,坚硬锋利的鳞片,粗糙的刀刃一般割向我的身体。我被瞎子抓到了手里。人间黑手,恶魔之黑手伸向了我,我在劫难逃。他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抠着地上的污泥。我的羊水血水——生命之水泡软的泥巴。我知道他要干

什么了。我拼命地哭着。我的微弱的哭声飘开去,对于这个漆黑的世界,它显得多么无力呀! 拴拴傻怔怔地站着。我母亲的身体动弹了。她苏醒了,她从昏迷的地狱回转到了这个世界。她的眼睛睁开了,她看见了我。她猛然爬起来,扑向瞎子老汉。

你行行好,你行行好。她在乞求着。

瞎子没有理她。他把污泥塞进了我的鼻孔。我的生命的通道突然被阻断,强烈的窒息传遍我的全身。我无法哭了,我向这个世界的宣告被扼杀了。我的妈妈从瞎子老汉手里把我抢了过去。她虽然还不到十七岁,可她身体里的天然的母性却是不可抗拒的。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从她的身体里掉出来的“生命肉”。

瞎子老汉愤怒地说,你,你反了不成! 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的母亲没有理他。她把我抱到怀里,把我鼻孔里的污泥往出抠着,挖着。我又能呼吸了。我又能哭了。这一声哭喊又高又长。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哭得这么响亮。我把无数声哭喊变成了一声。

瞎子老汉声嘶力竭地喊,拴拴,你给我打,把这驴日的娼妇给我打死!

拴拴还在发愣。

你个驴日的娃,连你也不听老子的话了?

拴拴是他爹的工具,我还在我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瞎子的许许多多的命令都是他执行的。他会执行得彻头彻尾、一丝不苟。他看看他的瞎子爹,然后盯着我母亲。他是一头残忍的野兽,他的肢体像他瞎子爹的心一样黑。瞎子的心黑到什么程度,拴拴的手就会黑到什么程度。瞎子的心狠到什么程度,拴拴的手就会狠到什么程度。心到手到,毫不含糊。他瞪着我的妈妈。他说:

你放下！

他的话非常简短,但却像打雷一样。我和我母亲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母亲惊恐地看着他。我也不哭了。我不敢哭了。拴拴一步跨过来,要把我抓走。就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我母亲这样一个还不到十七岁的小母鸡本能地把我抱得更紧了。我的脐带连着我的“孽胞”,长长地拖在地上。就像一棵树的根一样。根被从大地里强行拔出来了,它裸露在干冷的空气里。它很快就会枯萎。把它埋到大地下去,它并不能从那里吸收营养,反而会被泥土腐烂掉。它扎根的“大地”是母亲的身体,只有在那里,它才能成为真正的生命树。

拴拴抓住母亲的胳膊,用力掰着,想把我从母亲怀里夺走。母亲倾尽所有的力气保护我。她把我严严实实护抱在怀里。我的赤条条的身体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冰寒的空气不再侵害我了。我的冰凉的身体在慢慢地变暖起来。母亲把她的体温传导给我。拴拴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脚丫。他使劲拽着。我感到腿好像要被拉断了,疼痛在强烈地折磨着我。我的哭声再次嘹亮。我在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男人宣泄着我的抗议。母亲再不松手,拴拴就要把我的腿拽断了。我的身体被撕裂着。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断离开。母亲是不会松手的。她不能放弃我,她一松手就意味着她对我的生命的放弃,就意味着我的死。母亲急中生智,她一口咬到了拴拴的大手上。她是下狠咬的,她要为她的孩子拼命。拴拴惨叫一声。他的手丢开了。他像受伤的狼,凶残的本性彻底激发起来了。他凶相毕露,咆哮道:你个荡妇!我打死你!

他转身从墙角摸了一把镢头。瞎子老汉说,拴拴,可不敢用那东西啊!拴拴如梦方醒,扔掉农具。他握紧了拳头。他的手背上

有几个深深的牙印。血流出来，染黑了他的手。屋内光线黯淡。一盏小小煤油灯颤巍巍的火苗晃动着，看那样子，马上就要熄灭了。它挂在墙上，浓稠的黑烟把墙熏出了一道漆黑的痕迹，宛若黑色的河流。

我惊恐地看着妈妈的脸。那脸惨白惨白，没有一丝一毫血色。她虚弱到了极点，她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相比，旺不到哪里去。她就仿佛那晃悠悠的灯焰，小小的一口气就会把她吹灭。我该怎么办呢？母亲虽然在奋力救我，可她是没有那样的力量的。凶多吉少，一切似乎都是注定了的。命运啊命运，是谁在主宰它呢？小煤油灯照耀下的这座破败的草房，好像不单单是人的住处，是人和其他生命合住的。那种从房子里面飘出来的浓郁的气味，不是人的。它是那么冲鼻，叫人作呕，难以忍受。我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可即使这样的一间屋子也不允许我活。命再贱都比死好，谁不想活呢？我想活啊！再穷的家，再破烂的房子都有主人。这两个男人就是这里的主人。一老一少，一瞎一明，他们主宰着我和我的妈妈的命运。是谁把我们的命运交给这两个人的？这两个人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获得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的？他们要把我处死，是谁判定的我的死刑？谁是法官？他们是刽子手。他们也是法官。他们是集刽子手和法官于一身，他们一身多重身份。他们还是国王，是这个破茅草屋里的国王，是我和我的母亲的国王。一个年老的国王和国王的接班人。瞎子国王和他的继承者。世袭的。

拴拴的拳头重重地打到我母亲的身体上。大地受到了震荡。地震那样的震荡。我哭了起来。我的哭声是那么微弱，我的鼻孔里还有没有掏净的泥土，我的呼吸还不是那么通畅。拴拴的拳头是瞎子国王的武器，它在镇压着唯一的臣民。我是不被算作臣民